

七罗刹

台湾

文亦奇



7.5

七 罗 刹

台湾·文亦奇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 1/32 印张 6.125 125000 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57-0218-1/I·129 定价: 2.60 元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9 年部分新书预告

文亦奇惊险侦破系列

《七罗刹》《换面人》《玉手血手》

《鬼符》《蛇谷》《牡丹花下》

玄小佛言情小说系列

《又是起风时》《彩色的梦》

实用生活书系列

《知己知彼知心术》——当代美国最流行的心像学

《处世奇术——高人一等的秘诀》

《处世奇术——使人喜欢你的秘诀》

历史传奇，武侠小说系列

《四大名捕会京师——杀楚》

《四大名捕会京师——逆水寒》《西风冷画屏》

纪实文学系列

《世纪风·历史大跨越》

《世纪之战——汉城奥运会实录》

席慕蓉诗歌精选

《画诗》(《无怨的青春》续集)

以上新书,请读者到当地新华书店选购或预订。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三号楼

(联系以上书籍的批发业务在307或301室)

目 录

一	晚清末日	1
二	假女人	10
三	人皮上的刺花	21
四	人去楼空	41
五	不是我杀的	47
六	审问老大	57
七	有人要杀你	68
八	人背上的鬼头	75
九	两败俱亡	82
十	七罗刹	99
十一	难逃活命	109
十二	浪子出击	123
十三	青叶小姐	130
十四	圈套	137
十五	谁是铁刚	143

十六	第八个是谁	151
十七	最后的线索	158
十八	盛开的玫瑰	166
十九	引鱼上钩	172
二十	顽凶伏法	181

一 晚清末日

“砰！砰！砰！轰隆！砰！砰！”

一阵紧密的枪声，杂着炸弹爆炸的巨响，在夜深人静的古老的城中，把人们自睡梦中惊醒。大家不安的躺在床上，不敢起身开门出去探视。

可是，人们虽不知道今夜的枪声和炸弹声来自何方，但心中却明白：“这事儿终于发生了！”

这是在革命的大时代中，自从这年的十月十日，武昌新军起义，点燃了革命的火炬。火星四飞，如火如荼的引起中国南方各省的响应，北方各省也跃跃欲动。革命党人如摧枯拉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中国的革命运动显露曙光，结束了数千年的专制的帝国，民心所趋，中华民国就这样的在沉痛中呱呱诞生了。

在四川的这个古城内，老百姓一点也不惊慌，他们认识到革命党人救国救民的伟大目标，推翻腐败无能的清皇朝之后，中国才有希望，才能从列强瓜分的危机中解脱出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独立的国家。因此对革命运动寄予同情和支持，希望他们成功。

这是一般人民的心态。在古城内，其中有一家人家却不

同。他们听到了枪声和炸弹声，阖家老小都惊慌的起床，家里灯火通明。大家用惊疑和担心的目光，相互注视。但在一家之主的老太爷铁毅面前，谁都不敢轻启嘴巴说话。

“嘭！嘭！嘭！”一阵激烈的叩门声。

聚集在大客厅上的男女老幼，大家被这阵叩门声所撼，好象敲打在他们的心扉上。

情况十分严重，有个小孩吓得“哇！哇！”哭了。奶娘忙掩住了小孩的嘴巴，轻声安慰道：

“不要哭，乖，乖……不要出声。”

“嘭！嘭！嘭！”又是一阵叩门声。

自大门外传来声音：“开门呀！我是胡福生，快开门。”

大厅上的人们听得叩门的是胡福生，心中顿时舒了一口气。但仍不敢擅自去开门，眼光都集中在铁老太爷的脸上。请示他之后，才决定怎样做。

坐在大客厅中央太师椅上的铁毅，起码有七十多岁了。白发如霜，银髯若雪。他今晚有些特别，不穿家居的长袍短褂，而把衣箱内收藏了好多年的朝廷官服取出来，整整齐齐的穿在身上。本来，自从他辞官退休，闲居在家之后，这套三品顶戴的官服，早已藏在衣箱中，不再穿用。但在今夜却特别穿上，可见情形不平常。

因为阖家的人都知道：铁老太爷珍藏这套官服，是准备去世后，大殓入棺时穿戴的，现在拿出来穿在身上，那是为了什么？

家人嘴上不敢说，心中却猜得到。不禁个个面色惨淡，愁云满面，有几个妇女暗自在抹泪。

铁毅铁青了脸，威严得很。炯炯目光扫视了家人一轮，最后落到站在客厅门口的老仆高升身上，点点头道：

“去开门，放胡福生进来。”

“是。”高升弯腰答应，退出客厅去开门。

铁老太爷望望家中的女眷们，一挥手道：

“你们站在这儿干嘛？还不快进去！”

妇女们不出声，退入后堂，只留下几个男人在客厅上。

不久，一个年轻人慌急的跟老仆进来。他穿着一套深蓝色的布褂，头戴瓜皮小帽，颈后的辫子却不见了。他是经常在铁家走动的布店掌柜，和他们一家人都很熟，今夜在紧密枪声中来到，自然是有事情。

胡福生对铁家的人行礼请安，还没开口说话，铁老太爷的眼睛却注意到他的脑袋瓜子后面，光秃秃的少了根辫子，不禁大为生气，猛拍太师椅的靠手，怒叱道：

“混帐东西！你也剪了！滚出去！”

胡福生吃惊，忙跪下脱去瓜皮小帽，摇头道：

“铁大人，小的怎敢剪辫子……那只是为了在街上行走方便，才把它藏了起来。请明鉴。”

果然，胡福生的那细细的乌黑小辫子，盘在脑袋顶上，用瓜皮小帽罩住了，所以看不见它。现在那根小辫子又拖了下来，垂在颈后，证明胡福生没有剪了它。

“唔……”铁老太爷怒气平了些。他也明白，外边乱得很，如果拖了根辫子在街上行走，碰上了闹革命的“乱党”，剪刀“咔嚓”一响，辫子就剪去。为了保存它，不得不将辫子盘在脑顶上藏起来。

“站起来，外面情形怎样？快说！”铁老太爷问。

这是铁家的人最关心的事。砰砰砰砰的枪声响了半夜，大家心里如十多个吊桶，七上八下，惊疑不安。

“铁大人，小的冒险来到府上，就是来禀告消息。”胡福生站了起来，恭恭敬敬的站在一边答话。

“情形很坏呢！革命党已进了城，占据了府台衙门。还有兵备道的道台衙门，已贴出布告，说……”

胡福生吞吞吐吐的不敢说下去了，他知道革命党布告上的话，一定惹铁老太爷生更大的气。

“混帐！什么革命党！是‘乱党’！是大逆不道的造反！”铁毅火气大了，身子不住的发抖，声音很激动。

“那兵备道的营兵呢？怎么不镇压‘乱党’？”

胡福生看着铁老太爷怒容满面的脸，很小心的回答：

“大部分的营兵逃得无影无踪，另一部分投了革命——不！投了‘乱党’！道台王大人和府台苟大人，听说都溜出城，逃到成都去了。”

“唉！”铁老太爷叹口气，眼睛中含着泪水，恨恨地骂道：“混帐！身为地方官员，深受国家隆恩，在危难动乱之秋，不知靖难平乱，保境安民，竟私自弃城逃走！有负守土之责！这还象话！”

铁老太爷的愤怒和慨叹，引起了他一阵咳嗽。他的幼子忙替老父捶背，安慰道：

“爹，不要生气，请保重身体……”

胡福生看了他们一眼，接口道：

“铁大人，现在‘乱党’已控制了城镇，听说这些人中间，有的是会党的龙头，召集一批‘袍哥’造反，势力浩大，人员很杂。

要是情况失去了控制，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为了铁大人和您一家人设想，最好还是避一避，明天大清早，有条船去重庆，府上的人就搭了这条船走吧！等局势安定之后再回来。再说，重庆是个大城市，就是情形再乱，也比这儿好……”

胡福生是肺腑之言，除了铁老太爷，站在旁边的小辈，和躲在屏风后偷听的女眷们，大家都同意他的话，希望明天早晨出走，去重庆避难，但他们在铁老太爷没有表示以前，谁都不敢说出自己心中的意愿。

“闭嘴！”铁老太爷怒斥胡福生，眼睛瞪得大大的，如两粒桂圆核。他猛拍太师椅的靠手道：

“老夫铁某一家，自从两百多年前，跟随大清太宗皇帝进关，入主中原，世代纓簪，深受皇恩。当此全国沸腾，动荡不安之际，岂能谋图自保，贪生怕死？学那些弃城的官吏，逃之夭夭？老夫怎对得住皇上？怎有面目见我九泉之下的祖宗？”

“但……”他的幼子劝道：“爹现在辞官在家，不负守土之责。如果到了重庆，正可留得身躯，再图报效皇上。再说，一家人中，除了大哥在外未归，其余的若陷在‘乱党’手中，凶危未卜，如果有什么差池，更难向祖宗交代……”

“胡说！”铁老太爷固执的不听劝告，怒气勃勃的说：“老夫打定主意，绝不逃走！你们如果想走，尽管去吧，绝不勉强留住。”

“这……”他的子侄辈面面相觑，哪敢表示去重庆。

“但……”幼子鼓起极大的勇气，继续道：“爹在臬司任上，审问了不少会党的巨案，杀了许多人，结下很深的冤仇。现在他们作乱，会找上门来寻仇。那……”

幼子不说下去了，子侄们都很明白，如果会党寻仇的话，

这一家人将死无噍类。

铁老太爷冷笑，镇静的说：“不要怕！有这个。”

他打开放在身边的一个锦盒，取出两枝手枪，执在手里道：

“和他们拚了！毙几个‘乱党’，看他们还敢不敢造反！”

“但……”幼子想说：他们人多势众，两枝手枪怎么敌得住？可是他还没有说下去，已被父亲喝住了，道：

“不要再说了！就这样做！”

胡福生见铁老太爷不肯离去，他已尽了通风报信和劝导的责任，就欠身告辞，急着回自己的布店去了。

老仆高升仍是送他出去，紧紧的关上大门。

胡福生走后没有多久，就听得门外人声沸腾，和用粗木柱“嘭！嘭！”撞门的声音。

后堂传来妇女害怕和焦急的哭声。有的走出来询问：

“怎么办？怎么办……”

铁老太爷手执两枝枪，脸色阴沉的说：

“什么怎么办……咱们八旗子弟，生是大清皇上的奴才，死了也是大清皇上的奴才！”

象铁老太爷那样对清皇朝一番孤忠，确是在清末革命运动中少有的人物，但他抵挡不了时代浪潮，消失在革命洪流中，是注定的悲剧命运。

他扫视一家人，静静地道：

“你们想走，现在还来得及，赶快从后门出去。如果不走的话，就和‘乱党’拚命，死得光荣！绝不可以投降！要是哪个想投降，哼！先毙了他！”

“是……”子侄和女眷们答应。

他们相互低声交换意见，有的悄悄的退入后堂去了，面上显出惭愧的神色。只有铁老太爷的幼子和两个侄儿，还有老仆高升不走，站在他的身边。

“嘭！嘭！嘭！”撞了一会门，突然静了下来。

大家奇怪的侧耳细听，门外安静得好象人都走散了。屋内的人想：也许撞不开门，就离开了铁家。乐观的舒了口气。

但铁老太爷却不是这么想，安静不是好预兆，他感觉到不祥的悲剧就将上演。

果然，没有安静多久，突然听得一声“轰隆”震得巨响，大门在硝烟飞扬中破裂倒下。他们用炸药，把坚硬的铁皮门炸开。于是，手执着火把的群众，如潮水般叫喊着冲进来。

“杀铁阎王！杀铁阎王报仇呀！”领头的人大叫。

“杀！杀！杀……”群众已失去理性，高叫响应。

铁老太爷在四川桌台的任上，他办了好多件秘密结社的“袍哥”案件，这些团体原是明末清初汉人反清复明的地下组织，后来和革命党人连了声气，投入革命运动中。铁老太爷忠于清室，对之痛恶，于是杀了好多个“袍哥”的龙头大哥，结下深仇，被他们称之为“铁阎王”。

在革命风起雷动的今日，虽然革命党人严厉的禁止公报私仇，但对于愤怒的群众，失去理智控制。他们记起了旧恨，怎么肯放过“铁阎王”？

“砰！砰！”铁老太爷的手枪冒出火光和白烟，首先冲进来的两个人，中弹倒地鲜血四溅的死了。

这下子群众立即从狂乱中惊觉，他们向大门外奔跑，如退

潮般走了。有的跌倒地上，被人践踏，大哭惨叫之声不绝。

似乎铁老太爷格杀了两个人，得到了初步胜利，把愤怒的群众赶出门外。

但这胜利是短暂的，这群人退到门外，激起了更大的愤恨。他们在高声叫骂，又如潮水般冲进来，且不住的向客厅放枪。

在一阵乱枪中，铁老太爷的幼子和两个侄子，纷纷中弹倒下，老仆高升挡在主人面前，张开双手大叫：

“不要开枪！不要杀人呀！”

他的叫喊阻止不了群众，高升身上挨了三枪，殷红的鲜血染在衣衫上，他支撑不住，也倒下了。

铁毅手中的枪很旧式，只能装一粒子弹，射击之后，退出弹壳，再装一粒子弹。不能连续发射。而退装子弹很费时间，在群众涌进来的时候，总不济急。所以，当他的手枪还没有装上子弹，群众已进了客厅，一刀砍去了他的左手，手枪和那只手一起跌落地上。而右手的那柄枪，却给抢去了。

群众捉住了铁毅，把他从太师椅上拉起来。铁毅被砍掉的左手，血流如注，痛得快昏倒。但他仍是很倔强的反抗着，抵挡群众的侵犯。

“铁阎王，你记得吗，你杀了多少我们的弟兄！今天落在老子手里，哼！血债血还！要你偿命！”一个大汉拉住这个老人，恨恨地说。

“杀了他！杀了他！”群众大叫。

铁老太爷不知哪儿来的力量，右手突然抓住那人的衣裳，用力的一扯。竟然撕破了大褂，露出他的背脊肌肤。

“哇！”铁老太爷吃惊的大叫：“鬼呀！”

他看见那人的背上，有一个恐怖的鬼怪的刺花。是个红须绿眼，咧嘴獠牙，口吐火焰的鬼头。看见的人触目惊心，不住的打寒噤。

其实，这个鬼头的刺花，称得上是艺术杰作，刺得那么生动美观，象活生生的一般。但现在撕破他的衣裳，露出鬼头的刺花，却不是欣赏的时候。换来的是这人的狂怒，掏出了手枪。

“砰！”子弹射入铁毅的额角，他就这样的死了。

二 假女人

这是在革命成功后的上海，离开上文四川发生的悲剧已有几年了。这时期上海租界上，从日本传入西洋戏剧，有一批新派人物，在舞台上模仿演出，当时叫做“文明戏”。由于演出时不需要如京戏般唱做身段，采用写实的布景，多数演时装戏，对白通俗易懂，因此很受观众的欢迎。文明戏成为新兴的戏剧事业，自上海向全国各地发展。

“新舞台”今晚在演“茶花女”，那是文明戏中最受欢迎的西洋爱情名剧。尤其是演女主角马格丽特的汪平，是个风靡十里洋场的演员。他是男人，但扮女人，比女演员更是美丽秀慧，温柔多情，不知有多少男女观众对他着迷爱煞。

男演员扮女角，这是当时的风气。因为虽然西风东渐，文明开放，但还没有完全消除旧礼教的男女分隔的藩篱。因此认为男女同台演戏，伤风败俗，为社会所不许。以致文明戏中所有的女角，改由男人扮演。这情形直到民国十五、六年之后，才开放准许男女同台演出。

汪平在舞台上演活了“茶花女”，用哀怨的声调，向情郎倾吐爱恋的私衷，直到她得肺病死去，坎坷命运，悲剧收场，引得无数观众的同情，落下感伤之泪。

今晚他演得特别卖力，舞台下的男女观众们，如醉如痴，伤心欲绝。而在这群观众之间，独坐在舞台右侧楼上包厢中间的一个女观众，对他有浓厚兴趣，目不转睛的注视着汪平，好象要把这个“茶花女”，一口吞下的神情。

这个女人非常美丽成熟，有三十多岁年纪。脸上化妆很浓艳，鲜红的嘴唇，细长的柳眉，眼皮上还粘着长长的假睫毛，使粉白细嫩的脸蛋儿，格外的动人。她身上穿一件钉满了金色闪光料片的西式晚礼服，一对乳房被胸罩托得高高的，就象两个胀得随时要爆裂开来的气球。这样打扮的时髦女人，在民国初年时代的上海，称得上大胆，很少看见的。

她独自坐在这座大包厢中，身子依靠在包厢的边栏上，左手是一具小巧玲珑的望远镜，透过镜片可以把目标距离拉得更近，舞台上的汪平，好似一手摸得到，但她并不用望远镜，而微笑地注视茶花女，因为她的包厢离舞台够近，只有丈余的距离而已。

她一面欣赏汪平的演出，一面吸烟。右手执一根细长的金嘴象牙烟杆，在吞云吐雾中看戏。

舞台上，这一幕快演毕，汪平的“茶花女”将下场了。这时，有个服侍包厢中有钱主顾的“案目”，叩门进来递送热毛巾和冲茶水。她用烟嘴一招，“案目”恭恭敬敬的弯腰俯首，听她的吩咐。

她用烟嘴一指舞台上的茶花女，道：“你能介绍我认得他吗？”

“案目”除了在戏院内服侍客人，有时遇到富家公子哥儿和姨太太，要求他和演员暗通款曲，他们就做拉皮条的“红娘”

工作。自然这要打赏他们不少钱，才肯代为奔走。

“案目”伸头瞧了舞台上汪平一眼，面有难色的道：

“这……事儿不容易办。汪平的脾气很古怪，不多说话。遇到不喜欢的人，老是不理不睬。他不怕得罪人。我……没有多大的把握。”

那女人微笑的说：“不要紧。就是脾气古怪，我也喜欢和他交个朋友。你能替我递一张纸条给他吗？”

她打开手袋，取出一支画眉毛用的眉笔，在一张洒了香水的粉红色小纸上，写了一些字。又从包厢小桌上放置的小花瓶中，拔了一枝紫红色的玫瑰花，连同那张短柬，递交给“案目”。

她又取出几张钞票，塞在“案目”手中。说：“麻烦你了。”

“谢谢！”他把钞票放入自己的衣袋中。

“案目”转入后台，正是落幕的时候。汪平回到化妆间换衣裳，他在下一幕还有戏。“案目”堆满了笑脸，把玫瑰花和粉红色的短柬，放在化妆台上。说：

“这是舞台右边楼上一号包厢内那位太太送给您的。”

“唔……”汪平点点头，不加理会。

“案目”知道他的脾气，不会有回音。而那位太太是要他送信，没有要求回复，于是就退出化妆间走了。

汪平坐在化妆台前，在脸上加添白粉。一面打开短柬观看。只见那张散发沁人香味的精美信笺上，写着一行字：

“汪平先生，我很欣赏你的演技。我能和你做个朋友吗？如果你答应，那么在散场的时候，我在后台门外等你。”